

資治通鑑

冊五

中華書局

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  
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闕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  
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出同

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  
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

武陵太守衛旌

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旌與旌同  
使疏吏翻欲有自託之計吳主

曰承明不為此也潘濬字  
承明即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

還免官衛温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

九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卒子得夷洲數千人還温

直坐無功誅吳遣温直見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

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二都護署嚴更名平更工亮帥諸

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

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

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

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

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

而人不大勞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

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郃古合翻

費父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又曷閣翻

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

漢屬隴西郡後漢

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

雍郾

雍郾二縣皆屬扶風郡雍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

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

以爲黥布禽也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遂進亮分

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芟所銜翻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

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

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

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

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

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少詩沼翻亦行去矣懿不從故

尋亮有意爲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

魏平數請戰數所角翻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

病之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爲諸將所笑栩況羽翻諸將咸

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

圍

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暫翻

自

案中道向亮

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

亮使魏延高

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

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

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

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

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

郃右鄰而卒

中竹仲翻鄰與膝同卒子恤翻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

大赦黃初以來諸侯王灋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

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

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

寮番休遞上

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文休息更遞上直

執政不廢於公

朝

朝直遙翻下同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

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治直之翻

至於臣者

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

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

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

塞悉則翻

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

殊絕也閼五慨翻

今臣以

一切之制

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

永無朝覲之望至

於注心皇極

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

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

天可違乎

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邇同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四節謂四時之節展舒也

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

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齊義於貴

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思惟也省悉景翻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度徒洛翻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

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

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仍吏翻

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籥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洽兵侍中居左常侍居

右備切問近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離力智翻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

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下思伐木友生之義謂匪他也又類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終懷蓼莪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處昌呂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

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况譬也若葵藿之傾太

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曰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

日也為于偽翻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

實在陛下施式智翻下同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

九篇班固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否

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

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也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詔報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被皮義翻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

之然

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

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

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

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宋

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

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

臣伏惟陛下遠覽姬

文二號之援

號仲號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號以成王業

中慮周成召畢之

輔

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

下存宋昌磐石之固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

揚子之言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將即亮翻

故語曰患為之者不

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成王幼管叔蔡叔以

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惟左右

叔魚陷刑叔向贊國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

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

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

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

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

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

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

姓姬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

也離力智翻下得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

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

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

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勝音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

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

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

優文答報而已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八月詔曰先帝著令

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

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年遣

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讀曰嫡後有少主

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

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李平即李嚴改名曰平會天霖雨平恐運糧

不繼遣參軍狐忠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狐周王子

狐之後又晉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亮承以

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

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

退欲以誘賊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西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

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首式救翻於是亮表

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平蓋嘗封侯也復以平

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敕戒也吾與君父

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東關謂江

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

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

可復通否皮鄙翻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

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

李巖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鄉黨以為不可近近其斬翻吾以為鱗甲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謂蘇秦張儀捍闔其說以

反覆諸侯之闕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

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

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府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

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

騰傳也上也

請

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

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

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

遠聞

聞音問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

被書入朝

被皮義翻朝直遙翻

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

也凌於後索兵不得

索山客翻

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

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迸北孟翻孫權自量其國

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場之閒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凌允之

兄子也

王允獻帝時誅董卓

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

方任方面之任也先悉薦翻

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

守豫州刺史

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三年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

二十餘年

有勳方岳

自魏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古之方伯岳牧也

及鎮淮南吳人憚

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

朝直遙翻

問以東方

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勞力到翻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

侯華歆卒

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

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

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

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温

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帝愛女淑卒

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

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

甄之人翻從才用翻

追封黃為列侯為之

置後襲爵

為于偽翻下同

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

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

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略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

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

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

朝直遙翻下同臨力

鳩翻比

而乃復自往視陵

復扶又翻

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

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

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

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

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

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

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

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

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沿直之翻

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

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

量音良

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無恐懼之

心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況乃帝王萬國之主行

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

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

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

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抵觸也數所角翻好

呼到翻忤五故翻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

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

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

馬去猶棄也去羌呂翻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

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復